

我是很偶然地读到刘荣光先生的《八五回眸》的。

那天，我去小区旁的文印店扫描照片，店主小曾问我，怎么都是老照片，我告诉他，我正在写一部影像自传。小曾说，几年前有位老先生找到店里，请他帮助将一部手稿录入电脑，他一看，至少有 20 万字，工作量巨大，他很是犹豫，可想到自己在电脑上输入文字还很稀疏，权当练习，也便答应了下来。我听后，立刻追问，这是一部什么文稿，小曾说是回忆录。我继续追问，你的脑海里是否保存着文档。小曾说他得找一找。几天后，他跟我说找到了，就这样，我邂逅了刘荣光撰写的《八五回眸》。

刘荣光是山东昌乐人，出生于 1930 年，贫农之家生活艰辛，在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他跟随父母辗转来到青岛，在念初中时，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外围情报人员。新中国建立后，他到青岛市公安局工作，不久，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公安教育生涯，他参与了青岛市公安局学校的筹建，1955 年奉调国家公安学院上海分院，担任哲学教师。6 年之后，公安上海分院撤销后，他又加入了重建上海市公安学校的工作，之后，又马不停蹄地参与筹建上海市政法干部学校。政法干校位于西郊哈密路 1330 号，是为了适应隐蔽战线工作而设立的，专门培养侦察干部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里原本是上海电



影学校的校址，当时已决定该校停办了，可由于还有学生尚未毕业，于是，有段时间两校并存，还“互通有无”，政法干校的刘荣光跑去电影学校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，听课的学生中就有后来的影星达式常。有段时间，刘荣光调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，后来回到新组建的上海市人民警察学校，主持学校教务、教学

## 您好，刘荣光先生

简 平

和学生管理，创办《公安教育》和《警察教育》杂志，最后在《警察教育》常务副主编岗位上离休。同样有意思的是，离休后，刘荣光曾出任风靡一时的《生活与美学》杂志副主编，“一介武夫”以审美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，自是不同凡响。

这部回忆录是刘荣光在 85 岁那年撰写的，故题名为《八五回眸》，可以想见，丰厚的阅历和风雨兼程的人生会给这部个人回忆录增添多少的精彩。整部文稿文字朴实，叙述流畅，情节跌宕，细节丰富，从回溯童年开始，长长的一生犹如波澜壮阔的河流，历史和时代都汇入了其中。因为刘荣光的特殊职业身份，所以有不少故事读起来极为惊险，那些重大保卫工作如同一部谍战剧。回忆录里写到一次出火警，那晚正在市公安局担任总值班的刘荣光接

到消防处紧急电话报告，浦东高桥地区的一家橡胶厂发生火情，高桥消防队一辆消防车赶赴现场施救，不幸发生碳四气体泄漏燃爆，导致全车消防干警均被严重烧伤。刘荣光即刻奔赴现场，车子风驰电掣般地行进，不料途中遇到一辆自行车突然转弯占道，刘荣光被紧急制动产生的惯性推向车前，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，真是惊心动魄。回忆录里也写到了温馨的家庭生活，比如，刘荣光的大儿子 7 岁时，有一天，奶奶要给他洗袜子，他却不肯，还和奶奶吵闹，奶奶吓唬说要打他，他就跑到窗口，扬言要跳楼。刘荣光知情后让他写检讨，并让他念给奶奶听，奶奶听后就表示认可，儿子就在检讨书上注明：“奶奶说还可以”，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但是，我觉得这部回忆录最为出色的是回首过往时既有坚定的革命信念，又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，用刘荣光的话说，回忆是经历的升华，是对心底深处的内窥。

刘荣光是在 2014 年写就这部文稿的，他说，再过 5 年他就 90 岁了，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可能有望活到那一天。到那时，我希望有可能抱着重孙拍一张欢度生日的合影。”前几天，我通过好友、作家刘翔打听一下刘荣光的情况。他告知我，老人还健在呢，这真令人高兴。那么，我就在这里，跟大半辈子教书育人的老人说一声：您好，刘荣光先生。

约翰·毛切里在中国知名度并不高，但在西方却是一位有影响的指挥家，他写了一本名为《大师与他们的音乐》的书，为我们透视了高深莫测的指挥艺术世界，妙趣横生。

在许多人眼里，指挥家就像一个魔法师，指挥棒就是他手中的魔杖，轻轻一点，或激情挥舞，便能调动乐队的上百名演奏员，有时还要加上独奏家和歌唱家，创造出千变万化、奇妙迷人的音乐世界。毛切里则以自己的音乐生涯表明，指挥需要学习丰厚的音乐文化遗产和传统，通过前辈的口传心授，对乐谱的仔细研读、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诠释以及对作曲家创作意图的洞悉，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。指挥是一种炼金术，需要艺术天分、领导力加上勤奋和毅力，千锤百炼，方有成功的可能。

那么，指挥艺术可以教授吗？作者认为这难以名状。20 世纪上半叶三位最伟大的指挥家——托斯卡尼尼、富特文格勒、斯托科夫斯基，都没有学过指挥。托斯卡尼尼是大提琴

手出身，富特文格勒学过钢琴和作曲，斯托科夫斯基是受过训练的管风琴师，但从未登台演出过，是机缘和努力，让他们成为一代指挥巨匠。另一方面，指挥像中世纪手工业的工匠，依靠师傅手把手的方式教授和传承。从这一角度看，指挥又是需要老师的。毛切里非常幸运，遇到

## 指挥是一种炼金术

刘 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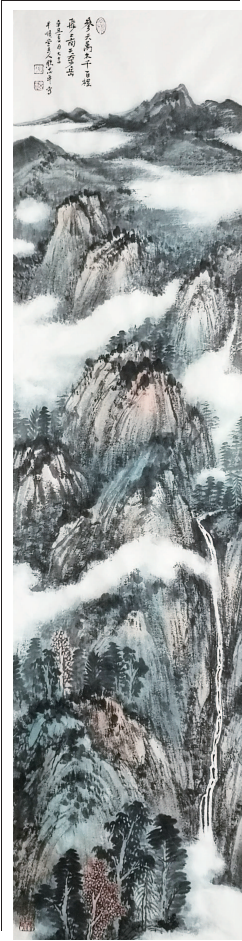
了三位伟大的导师——伯恩斯坦、斯托科夫斯基和朱里尼。伯恩斯坦教他围绕经典进行学习、论辩和诠释；斯托科夫斯基教给他运用想象力让音乐复活的基本方法；朱里尼则展示了所演绎的绝大部分音乐的人文精神。

指挥的权力曾经很大。美国的大萧条及工会成立之前，乐团音乐总监可以点出一位乐手，要求他演奏特定的段落，如果演奏不理想，便当场解雇他，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。1920 年在意大利都灵，托斯卡尼尼因为对一位小提琴手的演奏不满，大发雷霆，当场折断了他的琴弓，还用指挥棒戳他的眼睛，差点被告上法庭。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莱纳，他指挥的动作幅度很小，但眼神犀利，令人敬畏。有一次，有人问该团低音提琴声部的一位乐手，在莱纳的指挥棒下演出是什么感觉？他回答：“相信我，音乐会前，卫生间挤满了人。”相比之下，说话柔声细语、为人友善谦虚的朱里尼深受乐团的热爱。在担任洛杉矶爱乐的音乐总监时，有一次排练德彪西的《大海》，首席短号吹奏的一个乐句让朱里尼觉得不对劲，重复两三次后，才发现他的分谱与指挥总谱上的标示不一致。朱里尼立即为自己没有及时提出问题向全团道歉，令乐手们非常感动。

毛切里将指挥乐团演奏美妙的音乐，比作躺在

西斯廷教堂的手脚架上重新创作壁画，并被允许改变色彩饱和度，其中的创造性乐趣难以言喻。然而，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指挥家舞台上的风光，却不知他在舞台下付出的心血和汗水，承受的压力和孤独，以及日常的艰辛与寒酸。作者自嘲，指挥的房间往往和飞机上的厕所差不多大，只是没有马桶。有一次，毛切里去墨西哥客席指挥一个乐团，他问指挥的化妆间在哪里，有人热心地指了指舞台上一把夹在定音鼓和小鼓之间的空椅子，让他不胜尴尬。

与电影相似，指挥也是遗憾的艺术。作者认为，没有哪场演出能够展现一部作品蕴含的全部。一位伟大的指挥家能把一些独特一帜且令人信服的东西带到演出中。另一方面，古典音乐经得起不断挖掘，反复演绎，听众正是由此察觉它的无穷可能性。



## 盛夏正是赏荷时

周升枫

夏天到了，我最先想到的自然景物是荷花。国人对荷花情有独钟，自古至今，有多少人倾情歌颂它，描写它。

《爱莲说》千古传诵，周敦颐礼赞荷花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“香远益清”。他以花喻人，深刻地阐明人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情操，他所写的荷花，那高尚峻洁挺拔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心灵中。

作为花的一种，荷花备受诗人、文学家的青睐。唐朝的王维在《临湖亭》中曾这样吟诵荷花：“当轩对尊酒，四面芙蓉开”。他在《山居即事》中则这样来描述荷花：“绿竹含新粉，红莲落故衣”。

有的诗人从雨后观赏的角度来写荷花，宋朝的欧阳修在《和圣俞百花洲》中用这样两句诗来描写雨后荷花：“荷深水风阔，雨过清香发”。这是通过嗅觉来写对荷香的感受。雨后的荷花在视觉上也会给人一种分外挺拔的感觉，宋朝词家周邦彦的《苏幕遮》就曾以“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来描写雨后亭亭玉立的荷花。尤其那个“举”字，既形象又传神。

在不同的地理位置赏荷，也会有不同的感觉。比如在水上赏荷闻香，就有另一番沁人心脾的感受。姜夔的《湖上寓居杂咏》就曾这样描写他乘船到西陵去，在水上吸吮到的荷叶清香：“荷叶似云香不断，小船摇曳入西陵”。前一句“荷叶似云”的比喻，既富有诗意，又令人感到那幽香若隐若现、飘忽不定，更吸引人要去捕捉、去享受。

不同的景点，也可以领略到不尽相同的荷花风韵。杭州的“西湖十景”之一“曲院风荷”，是人们向往的赏荷景点，据说是去年最早绽放荷花的地方，拔得了头筹。但西湖大面积盛开荷花的时间是在七八月份。到那时，大片荷花与“西湖十景”交相辉映，分外引人注目。在成都的杜甫草堂，春天是“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”。在夏天，这里的荷花同样令人陶醉。杜甫在《狂夫》中曾这样来描写：“风含翠筱娟娟净，雨裛红蕖冉冉香”。荷花的色彩与香味尽收笔下，这草堂景色多么令人神往。

对荷花婀娜多姿的描写，要数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最为生动、鲜活了。他把荷叶比作“亭亭舞女的裙”，把花朵比作“一粒粒的明珠”，“碧天里的星星”，“刚出浴的美女”。这是我读到的现代文学家描写荷花最令人难忘的散文了。

荷花是中国自古至今男女老少雅俗共赏的。又一个盛夏季节到来了，夏天固然炎热，但也是赏荷的大好季节。老人们不妨结伴外出赏荷。夏天正值暑假，老人也可带着孙辈一起到荷花盛开的地方去赏荷。爱好绘画的学生们，也可以利用暑假，到荷花盛开的湖边或清静的荷塘边，一面赏荷，一面写生，过愉快和丰富的假期生活。

我国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，有无数的名胜古迹。我国国土辽阔，各地的四季都有各自独特的景色，但荷花是夏日风情中独领风骚的花种。你既可到外地去观赏大片水域一望无际的荷花，也可就近欣赏精致玲珑小片清塘的荷花，它都能使你尽消暑气，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。

我六岁时，跟随老妈从上海火车站乘深夜开出的普客到绍兴火车站，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。赶紧去码头，钻进了会发出“吱呀、吱呀”摇橹声的乌篷船里，上溯小舜江 30 多里水路到平水镇时，天已经暗下来了，于是在镇上找了家小旅店过夜。第二天一早，舅舅和同村的一名轿夫来接我们了。这是因为当时我人小，老妈的脚又是曾被裹脚布缠绕过几个月的“半”“小脚”（辛亥革命带来的妇女解放，才让她的一双脚没有成为“三寸金莲”），所以后面要翻山越岭走的 30 多里山间小路，只能乘上舅舅和轿夫带来的竹竿轿，好赶在太阳落山前到王城村的爷爷家。

我坐上那竿由舅舅和轿夫双肩抬着的轿子，竟比舅舅还要高出一个人头多，因此前后左右都能看得清看得远。当轿子上山顶时，老妈指着远处山脚下三个形状大小都不等的湖泊告诉我：最小的那一个叫“铜钱湖”、中不溜秋的叫“瓜子湖”、最大的那个叫“芝麻湖”！我人小鬼大，马上纠正老妈的说法，说她搞错了，最小的应该叫芝麻湖，最大才是铜钱湖啊！老妈笑着告诉我一段乡间的俚语：“铜钱湖大大，唔西瓜子湖大，瓜子湖大大，唔西芝麻湖大。芝麻湖村里出秀才个！”

## 大小

马蒋荣

小学二年级的暑假我是在乡下度过的。那时从绍兴到王城村已经通了简易公路和长途汽车了。不过汽车过了平水镇就要往山上开了，沿着五个“Z”字形盘山公路才能绕进里山。我因为一直记得铜钱湖、瓜子湖和芝麻湖，所以汽车一上山，就睁大眼睛想再比比那三个湖的大小。谁知，三个湖都不见了。原来，当时的绍兴县政府经过大规模的勘察施工，已在我看得见的两座大山之间造了一座大型水坝，而这里一大块山坳盆地都成了泄洪防旱防涝的平水水库！听驾驶员说那座水坝也是水电站，在供我们乡民亮灯的电呢！

去年年底，我又去了家乡，火车下来后是换乘公交车去的。宽敞明亮舒适的 61 路大客车开在笔直宽敞一尘不染高等级的四车道快速公路上，“Z”形山路早已被拉直了，60 多年前两天两夜 40 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 5 小时就到了！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我竟然还是从大客车车窗向外平视看到了风景如画、平静如镜的平水水库。

想起当年我乘坐竹轿看到并和老妈讨论铜钱湖、瓜子湖和芝麻湖的大小，再看看今天快速公路和两边山青水绿“高峡出平湖”的美景，真是换了人间！

我生在旧社会，童年随母辗转执教在苏北解放区、日占区，饱受艰难，直到父亲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留在红十字会医院，全家才团圆。进小学不久迎来了上海解放，目睹解放军进城，从此个人命运和前途同国家融为一体。父母树公立人生命工作，过上安稳生活。1952 年父亲调至华东医院，条件又见改善。我接受正规教育，戴上红领巾，加入共青团。国庆十周年，我们一群同学在人民广场畅谈“再过十年廿年，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大！”次年，我以优异成绩考进上海医学院，成为与父亲相隔廿年的校友。进校后学校就叮嘱我们：十同年龄人中只有一人能进大学，要珍惜！我们刻苦学习，争当好医生。

母亲亲身体验从战乱到安定发展的变迁，她告诉我，父亲读医最艰难时是老家的新四军接济了几块大洋才未辍学，否则难以当医生。母亲心向党组织，专心教学，关心同事，常为贫困学生交书杂费，1956 年成为我家第一名共产党员，给我极大的鼓舞。我学业优秀，帮助学习困难的同学，组织“学雷锋”“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”活动，终于在 1966 年 2 月 15 日被吸收入党，我很珍惜。

1967 年底，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一支以 8 名党员为骨干，有 19 名不同

系学生的“指点江山医疗队”。1968 年 2 月 16 日，我们告别上海去贵州。3 月 13 日，到达毛主席长征到过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，被安排在太拥工作。全区 1 万多苗、侗、汉等各族同胞聚居在 6 个乡 110 个村寨。区卫生院仅有 10 名医务人员，几间简易病房，几张病床，除听诊器、血压表，扩创缝合用品和一只消毒锅外，无其他诊疗和手术条件，缺医少药难以想象。党支部带领全队紧

## 人生正道践初心

张永信

紧依靠当地政府和医务人员，背着药箱跋山涉水送医送药上门，手术集中在卫生院完成。半年多医治了大量病员，打开了局面。我们还积极培训赤脚医生、接生员，推广中草药和针灸传统疗法，建立合作医疗制，普遍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病，在数年内基本达到“村有卫生员接生员、乡有卫生室、区有卫生院”“小伤小病不出村，常见病多发病不出区和县”。后来，我们再转移到另一缺医少药山区落户。

我们奋战了 11 年，在当地成家安家，践行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”的诺言，留下深深的

人生脚印。我从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挑的书生，脱胎换骨，一天能走百里山路救治病人，会挑水、砍柴、煮饭、种菜、喂猪、烧炭、修补衣袜，跟农民和赤脚医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了朋友，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
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培养制度后，包括我和妻子在内的 4 名队员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母校的研究生。我的导师戴自英教授是著名传染病、临床抗生素权威，他甘为人梯悉心指导，我明确为什么学而尽全力钻研，毕业课题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。

毕业后，我留在华山医院工作，幸运地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，使我在合理应用抗菌药物领域具一技之长，成为卫生部合理应用抗菌药监测中心专家顾问、基层医院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培训的国家级师资。改革开放 40 年让我这段人生频频出彩！

在建党百年的日子里，回想入党 55 年的经历，坚信自己选择了人生正道，人生充实有价值。如今我已 78 足岁的老人，行百里者

半九十，我得认真重温百年党史，继续努力，一生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明请读《我为什么要参加地下党》。

## 十日谈

心中有信仰

责编：刘 芳